



在濱海城中

馬克里雅爾斯基著
洪濤譯

時代出版社

中 城 海 濱 在

馬 克 里 雅 爾 斯 基 著

洪

濤 譯

時代出版社

М. Маклярский
В ПРИМОРСКОМ ГОРОДЕ
Перевод Хун-Тао

Пекин

Экста

Шанхай

本書根據原文版本： Журнал «Огонек» № 46-51, 1950.



1952年11月初版
(京) (8,500册)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出
版
者

北
京
東
交
民
巷
十
八
號
時
代
出
版
社

翻
譯
者

洪

濤

著
作
者

馬
克
里
雅
爾
斯
基

在濱海城中

1

第一章

在這一帶地方，秋天總是很美麗的。

可是，愛好打獵同時也熱愛大自然的尼柯諾夫中校，現在却沒有工夫欣賞秋天的美景。他現在專心的思索着一個問題：『是誰掉換了針藥？』

尼柯諾夫有個老習慣：他在沉思的時候總要幹一點事，那怕就是尋常的體力工作也好。要是他坐在自己寫字台旁邊尋思的時候，那麼，這通常便是一種同樣的機械，動作：他以驚人的敏捷一枝又一枝的削着鉛筆。在淺綠色的又高又厚的玻璃筆筒中，經常插着十五六枝這樣的鉛筆。

勻整而略微彎曲的鉛筆木屑紛紛落到烟灰盤裏，可是好像與外界完全隔絕起來的中校，他的腦筋工作的緊張程度，在這個時候也並不亞於雙手。

尼柯諾夫的祕書阿爾提米也夫，按照鉛筆木屑和烟灰的多少，便能十分準確的推測到他的首長在某一個工作日有多少心事。

……鉛筆早已削完了，兩手也不得已而無事可作了，但腦筋却仍然在猜謎，這個謎是昨天

發生的事情帶來的。

尼柯諾夫聚精會神的思索着他認為與昨天發生的罪行有關係的那些事實。他企圖在這一一大堆事實裏邊找出有聯聯的各個環節，發現自然的順序，因為只有依照自然順序排列的事實才能夠解答是誰在掉換針藥上犯了罪這個問題。

中校努力要恢復這一幅客觀的情景。他心中回想起了七月的一個星期日，那時他頭一次有了這種信念：德米特里也夫工程師引起了外國特務的注意……

夏天非常的炎熱。就連離海這般近也未能減輕暑氣。每逢星期日中午的時間，城市就變得死氣沉沉：居民們躲在家中，用百葉窗板、帷幔把窗戶遮着，或者從清早起便爭先恐後到廣大的金黃色的海水浴場去，它接連着足有五、六公里遠。

尼柯諾夫寬敞的辦公室掛着厚厚的窗帷遮蔽炎熱的陽光。太陽光只穿過兩三個狹縫透入，最初射到暗色木頭鑲嵌的像鏡子一般的地板上，然後反映到天花板上和掛滿地圖的牆壁上，可是光綫仍然十分強烈的照着這個房間，不必使眼力緊張也可以讀書寫字。

尼柯諾夫坐在陳年的檯木大寫字台旁。電扇向他吹來了氣流。這並未帶來多少的涼快——空氣是太炎熱了。中校時時從衣袋裏掏出小手巾來擦臉和脖子，伸入半解開的繭綢軍服領口中

深深的擦着。

寫字台對面有兩個高背安樂椅，一張上坐着吉西列夫中尉，他是一個帶有運動員姿態的黃頭髮的高個子。他的臉上顯出極度注意的表情。

『你還是猜不出來嗎？』尼柯諾夫問他的談話對手。

蓋着不馴服的頭髮的吉西列夫的額頭上浮起了一些細小的皺紋。

『你知道爲什麼？』中校往下說道。『因爲你在自己的推斷中，用事實的窄狹圈子把自己拘束住了。而且可以說，這些事實是順手拈來的。然而對於我們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善於深思，是善於把乍看彼此毫無關聯的各種事實聯系起來……』尼柯諾夫從抽屜裏拿出一個不大的文書夾，把它放在自己面前。『你知道大夫會診的事嗎？你知道它的結果嗎？』

『知道。』

『好吧，可是這沒有引起你的任何思考嗎？』

吉西列夫茫然的聳了聳肩膀。

中校耐心的繼續說道：

『在會診時，討論了來到此地的那個教授的建議，他主張把德米特里也夫工程師送到國外療養地去治療。你知道嗎？』

『可是，德米特里也夫病得很厲害……這個你是知道的。』

「正是這一點使我不得不好好地想一想了。我們試着來作一個這樣不合理的假想：德米特里也夫裝病。那麼一切都明白了，我也就用不着要你來猜這個謎了……何況還是在這樣炎熱的天氣……真見它的鬼，這樣熱！」

尼柯諾夫又用小手巾揩了揩臉，把它扔在桌上，打開了文書夾。他翻過幾張訂起來的紙，找到了會診的記錄。

「德米特里也夫真正病了，而且他堅決拒絕到國外去……連到任何地方他都一概拒絕了……」

中校把他的視線從記錄轉到了談話的對手身上，「咱們知道，工作的情況無條件的要求德米特里也夫經常在特別設計局中，雖然事情是在順利的進行着。」

尼柯諾夫又把視線移到了紙上。

「納烏莫瓦支持自己的病人，她說，任何長期的旅行都會影響他的健康。瓦古洛夫也表示反對。除了納烏莫瓦的理由而外，他還補充說，我們的醫學和我們的療養地絲毫不遜於國外的……這樣，外來的那個醫科聖手就孤掌難鳴了……」

中校沉默了。

「你還是不明白嗎？」

「不明白，中校同志。」中尉帶着真誠而苦惱的樣子承認道。

「糟糕……糟糕，吉西列夫同志！」現在尼柯諾夫的聲音有一點憂愁——「我們來從頭談起吧……你是知道的，德米特里也夫的工作有極重大的意義，因此洩露工程師的各種計劃會使我們的祖國遭受巨大的損失。所以……」

尼柯諾夫往吉西列夫頭上什麼地方的遠處望了一眼，簡直像要在這個遠處看出他自己還十分明白的什麼似的。

「……所以，」他把思索着的繼續說出來，「不必懷疑，的確有些熱心人想打聽我們負責保密的東西，毫無疑問是有的……而且這些人老奸巨猾，能力很強，不擇手段……」

尼柯諾夫沉默了。他的眼光還在辦公室外什麼很遠的地方遨遊着。吉西列夫屏着氣息等他說出最後必能把啞謎解開的話。更確切些說，他已經開始明白中校的思想發展過程，至少他覺得是這樣。儘管如此，後者的問題仍然使得他手脚無措。

「你同他們接觸過了嗎？」尼柯諾夫問道。「我是想說：你是否根據某些具體事實，根據某些那怕是不顯明的暗示，感覺到了他們已經在德米特里也夫左右徘徊了嗎？」

「沒有，里昂尼德·費多羅維奇，我……自然，我明白了，遲早……」

「嗯，這就對了！」中校打斷了中尉的話頭，站了起來。「坐着吧，」他向準備從安樂椅裏立起的吉西列夫說，「你所認為的這個『遲早』現在已經到臨了！……我並不能武斷。可是我們必須推測，隱藏在這位教授和顧問的勸告背後的，絕非對於德米特里也夫健康的關懷……」

因此應該請示莫斯科，要它注意一下，是不是有誰指使過這位教授……我重說一句，這不是肯定，而是推測，但是我們必須要這樣辦……」

尼柯諾夫俯向桌子，拿起鉛筆來在手冊中寫上一些什麼。

「現在你從另一個觀點來看看這一切吧。很可以想像，我們本地的醫治德米特里也夫的那兩個神醫大大的爲他那厲害脾氣所唬住了……」中校搔着後腦勺，帶着可笑的茫然看着對方，「……這種絕妙的個性，咱們倆好像都已經親身嚐受過了……對啊，說不定他們是在順從自己病人的心願。也許，爲了事情順利需要強迫他中止工作嗎？也許他們所擬定的治法……這種經常的注射只能暫時的拖延到療養院去醫治的必要，可是還不清楚……」

站在辦公室屋角的時鐘以洪亮的和莊嚴的鳴聲打斷了中校的說話。

吉西列夫不安的說道：

「已經五點了……」

「怎麼啦？」中校驚異的說。

「可是炎熱還是不退。里昂·尼德·費多羅維奇，你想在運動場上會熱得多麼難受。」

尼柯諾夫微笑了一下。

「我簡直忘記了呀！」他說。「你今天是球賽的評判員嗎？」

「是的，是我，」吉西列夫有點得意的回答道。

「噢，這樣，你大概該去了。我再工作一點鐘光景，也要跑到運動場去看看。」

吉西列夫站起身：

「中校同志，你有什麼命令嗎？」

「打給莫斯科的電稿我自己擬。你可得把工廠的診療所也列進你的工作對象裏邊去。明天我們再來討論這個。」

吉西列夫走後，尼柯諾夫中校開始翻閱新到的外國報紙。

翻過了十五六頁之後，他看見了紐約時報評論員鮑爾溫的一篇論文。這是他論述美國諜報部戰後活動的第二篇文章。中校用粗的顏色鉛筆把以下幾行劃了出來：

「在國外的美國大使館的全體人員中有給不久前成立的中央諜報機關服務的特務……」

自然，對於尼柯諾夫這個並不是新聞，也正如論文作者所寫的「美國特務人員廣泛利用外交聯系的工具來遞送間諜的情報材料」這一點對於他不是什麼新發現一樣。令他吃驚的只是這種厚顏無恥的公然的招認。

「真是無恥之尤！」中校心裏想着，並且在他的記憶裏浮起了一段有聲有色的故事。

在日本人襲擊珍珠港美國艦隊之前不久，一個日本海軍上將乘坐教練艦到了檀香山。美國水兵遵照一向的傳統設宴歡迎來賓。宴會終了時，海軍上將向他旁邊的人，同席美國軍官中官階最高的人說：「閣下，你是否能使我滿足：讓我看達依蒙岬火力管理體系。」那位吃驚的

美國人一瞬間說不出話來。他抑制住激動以後，勉強杜撰出一套既合理又圓滑的問答：「這個體系他一點兒也不知道，而且即令存在着這種體系，那也只有政府才能許可這種性質的視察。『原來是這樣嗎？』海軍上將驚奇的說：『然而這並不很重要：當建築這一工事時，我在那裏當了兩年的電氣工人，所以對於它多少知道一些。』」

回憶起這個故事，尼柯諾夫心裏想：

「然而日本人的這種厚顏無恥是很容易解釋的：襲擊珍珠港不但已經預定了，而且已經充分準備好了。當時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可以使開動起來的日本軍事機器停止。但在這裏呢？……拿什麼去解釋美國特務們的無恥呢？……要把人類推進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深淵，並非那樣容易呀。」

尼柯諾夫又回到鮑爾溫的論文上：「現時，在國務院的領導者與諜報總部的領導者之間，主要是對於這個問題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就是：大使有無權力指揮以該外交機關人員的身分爲幌子而進行活動的諜報部代表……」

中校微笑了一下：

「在我們這個城市來說，這就是：總領事摩爾利先生對於領事館的祕書湯姆士·克拉克有多大的指揮權力……可是連摩爾利先生自己也……」

尼柯諾夫沉思起來了。他的食指在寫字台的玻璃板上寫出了領事的英文姓氏：「Morley」，

——然後用手掌拭去了這幾個看不見的字母。

關於大約一年半以前到任的美國總領事館新秘書湯姆士·克拉克曾經担任特務一節，當這個在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工作過的克拉克剛一得到派往本地總領事館的委任狀時，尼柯諾夫就知道了。尼柯諾夫掌握着有關克拉克過去活動的某些材料。可是現在中校所思索的，不是這個領事館秘書穿着軍人制服和屬於諜報組織『戰略事務局』俄國部的那些年代。使尼柯諾夫不放心的是另一件事：工程師德米特里也夫的特別設計局剛展開它的工作不久，克拉克就從莫斯科來了。『這是怎麼一回事？是偶合呢？還是……』

幾天以前——就是在大夫會診之前——尼柯諾夫的腦中是不會發生這個問題的。沒有任何理由去猜想：克拉克在注意德米特里也夫的工作，他大概知道了特別設計局的存在。顯然，海軍艦隊——戰鬥的艦艇及其海岸設備曾經是總領事館這位『秘書』的主要目標。克拉克時常在『舊城』的窄狹街區上踱來踱去，這不是偶然的事情，因為『舊城』的居民大半是在海港中工作的。

『海軍畢竟是海軍，』尼柯諾夫想，『而特別設計局也是誘惑人的對象……也許是更加誘惑人的……』

中校看了一下時鐘，把報紙摺起來，按了按電鈴。

『叫汽車，阿爾捷米也夫。』他向把辦公室門略微推開了的秘書說。

「我總認為這不是簡單的偶合。」——中校對自己的想法下了結論。

尼柯諾夫中校弄錯了：總領事館新祕書的到來與德米特里也夫工程師的特別設計局的成立毫無關聯。一年半前，當湯姆士·克拉克上尉受到這個對他突如其來的委任時，連他自己，連他的上司巴頓上校，關於德米特里也夫都毫無所知。這個美國「外交官」活動的主要對象確實應該是海軍艦隊，這是他還在莫斯科時所領到的指令中載明的。此外，克拉克還必須在領事管區的地域內盡一切力量建立密佈的特務網和破壞網：他的前任沒有能夠完成這個任務。可是，過了一些時候，克拉克偶然發現……然而要是有誰說運氣幫助他發現了德米特里也夫工程師的特別設計局，那麼克拉克一定會堅決抗議的。「運氣嗎？唔，不是的！」對這件事情他施展了真正的特務天才。連巴頓上校自己也必須承認這點，而他又絕不是喜歡誇獎自己部下的那種人。

工廠並不大。經過圍繞着廠院的密不透風的垣牆上方，可以看得見幾個車間和工廠的其他建築物的房頂。工廠的工作進行得很好。克拉克時常在當地的報紙上看見一些消息，甚至長篇的論文，其中指出工廠人員的許多成就，特別是它們的高度生產技能、在勞動的操作與組織方面的革新創舉。

克拉克讀到這些記載時心中想道：「可能的，可能的……我們得佩服布爾什維克，他們善於管理工業。可是這個小小工廠的生產品顯然是不使人發生興趣的。要是我去搞這樣的對象，

那未免有些愚蠢。」他爲了遵守規則，還是決定要去注意它。「只要我把舊城方面的事情一辦妥。」但是舊城裏的「事情」無論如何也辦不好：一處聯系也建立不起來，所以克拉克就把他自己注意工廠的決定日復一日的拖延下去：「這個可以等一等，但是如果招募不到特務，巴頓會要割去我的腦袋……」

如果不是發生了一件馬上引起總領事館秘書對這個企業採取最大注意的事情，那麼十分可能，這個工廠就會落在克拉克的視野以外了。克拉克有一次到運動場去，從工廠近旁經過時看見了兩輛輕便汽車由工廠正門裏開出來，汽車中坐的是空軍軍官。他看見其中有三個將軍。「多麼豪華的參觀呀……」克拉克心中開玩笑說，並且馬上就明白了。「慢來，慢來！將軍們爲何這樣多……一般地說，這裏有什麼能夠引起空軍的注意呢？……哎，湯姆士，好像你已經碰到了一個有趣味的謎……無論如何得試一試，弄清楚這堵垣牆後邊在幹些什麼。」

原來，這個「不打眼的小小工廠」除了垣牆而外，還有一堵「牆壁」包圍着。這堵牆壁是無形的，可是克拉克用盡了一切努力，也不能衝過這層似乎並不存在的障礙。

首先使克拉克驚異的是工廠全體人員（連最普通工人也在內）的那種極端謹慎（即俄國人所愛說的「警惕性」）。他好幾次勉強擠上坐滿了工廠工人的電車，同他們談東扯西。可是無論什麼時候，只要一發出什麼那怕於工廠最無害的問題時，甚至就是最喜歡說話的同路人也都把口閉了起來。對方不但是緘口不言，而且還懷疑的——至少克拉克是這樣的覺得——注視着

發問者。

克拉克差點兒沒有撞下禍事。有次他在工廠垣牆旁邊，裝出毫無所謂的樣子順着一條工人所踩成的到城市海水浴場去的小徑走着；他突然停止住步子並俯身下去，爲的是從垣牆的窄縫中看一看工廠的院子。恰好在這一刻從海岸那兒走來了一羣手裏拿着毛巾和濕褲衩兒的青年人。克拉克急中生智：裝着繫皮鞋帶的樣子，然後再往前走。當他已經同工人們側身而過時，風送來了他們談話的片段：

「……彎着身子，那裏恰好有個洞兒……」

「……看見他在繫帶子……」

「……我們知道爲什麼繫帶子……」

「……我也說：應該叫住他，檢查……」

克拉克真算走運，沒有人叫他停住，也沒有人檢查他。

這工廠僱用新人時是非常謹慎的。工作上新僱用的人員人數十分的少：工廠的幹部是在很多年中建立起來的，工人和職員很少離開工廠轉到別的企業去，——他們都因爲自己的工廠而自豪，一向也不需要特別的去補充勞動力，因爲生產品製造的增加主要是依靠着技術的改進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克拉克不只一次在報紙上看見這樣的報導，裏邊說：『某個車間用改善操作過程和羣衆採取平均進步定額的辦法，騰出了多少多少勞動力作爲工廠的別種用途。』